

麓山集

冰楚瑩著



## 關於麓山集的話

冰 瑩

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們看到這部東西的時候，請不要有什麼希望，因為這只是我生命史上的一點點痕跡而已，在裏面找不到醉人的葡萄酒，或使人興奮的‘瑪啡’針，僅僅只有一點點生的痕跡，呵，這是多麼值得紀念值得保留的一點點生的痕跡呵！

爲了便利於我自己寫介紹文起見，我將編好

了的計劃改變了，本來我是分類的，但後來覺得寫文章的時間相隔太遠，而且僅僅十餘篇文字也無須乎來這麼大的規模——分類。爲了我想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劃出來說明我思想的轉變，因此我覺得每篇文字都有說明一下的必要。如果讀者諸君買了這部東西的話，至好是請你們先看這篇，因爲這篇是整個的這部書的綱領和說明，看了之後，下面的文字就一望了然，否則，你們一定會感到不便，甚至有點莫明其妙，不知書內寫些什麼東西的。

文字的秩序，我是依着寫時的年月爲先後的，諸君看了第一篇，或者就會感到失望，不高興再繼續看下去，但是這沒有關係的，愛晚亭是六年前的作品，而且那是在一種特殊的心境下寫的，因此有點牢騷的味道，其實到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時代，冰瑩已經不是寫愛晚亭時代的冰瑩了。

在過去我的確太 Sentimental 了，寫的東西常常根據我的情緒而轉移，比方心境好時，情緒緊

張，寫出來的東西自然能使人見之興奮，但到我感到“一切不過爾爾”時，於是寫出來的東西也是“瀟洋洋”的了。我自認過去有時理智的確戰勝不了情感，往往有悲觀的傾向，但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我便改變了我整個的人生觀，我不消極，不為情感所苦，即使受到最大的心的創傷，只要我一想到我所負的使命，我便可以拋棄一切，忘去一切而奔向光明的前途！

記得那時在日記簿上，我曾寫下了這樣的幾句歪詩：

消逝了，憂鬱的，悲觀的過去，

新的生活從今天開始創造，

新的人生從今天開始探求！

過去的一切埋葬在麓山深處，

而今只以我活躍的生命，

貢獻給：

偉大的革命之神！

✱

✱

✱

回憶起來也的確太有趣了，一個十餘歲的孩子居然在心裏也會愛起別人來；但是上帝知道我那時是怎樣地純潔，沒有一絲毫的私心。我愛他，但是不願他知道。我寫了許多的抒情小說，散文和詩，這些至今還保留在我的箱內，因為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情感流露，我覺得特別寶貴，所以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帶牠們做個“隨員”，一九二六年的冬天我離開長沙到武昌去時，什麼都沒有帶，只有幾本文學方面的書和我寫的這兩部詩稿和文稿却隨着我到了武昌。次年回來，我存放在學校的行李書籍，作文簿，五六年來的日記通通沒有了，這時我倒悔恨為什麼不失掉這兩部東西，不然一切都完結了，免得我到現在還帶來帶去。

愛晚亭，這篇短短的文字是在陪二哥養病時寫的。那時他患肺病第三期，在湘雅醫院每天要吐三四痰盂的鮮血，經過四十餘天的打針和吃藥後才慢慢地痊愈。因為麓山的空氣好，于是就租好了劉崑濤的慕廬養病。

因為我是他的特別看護，所以從早到晚我沒有半點鐘離開他的。忽然有一天我看見他睡覺了，二十餘分鐘後還沒有醒來，於是我一個人跑到愛晚亭玩去了。

我完全成了一個瘋子，我像失戀的神經病者，我忘記了二哥醒來要尋我的，我只是以一種異樣的心境在享受自然，希望自己“化歸烏有，”一直到天快黑了我才回去。

“鬼妹妹，你到那里去了？真把我苦死了喲！  
裔族到處都尋遍了，找你不到！”

二哥這樣流着淚向我說，我也伏在他的身上哭了。

晚間我寫好了這篇短文給他看，他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說：

“孩子，這是首多麼美麗的散文詩呵！”

因了他的慫恿和鼓勵，以及火花的編者程少懷君的催稿，終於將牠發表了。當時也曾得到一般讀者和二哥給我一樣的好評，但在我的內心裏至

今還感到惶恐，我不知那時怎麼會丟下一個躺在床上的病哥哥，而只顧自己去‘發神經病’？

“不自由，毋寧死！”也是一九二六發表在火花上面的。那是一封通信，文中的主人翁婉芬可以說就是我自己，秋萍，就是我前面寫着的「他。」不過這裡的他不是像我寫的那樣勇敢的男性，他和我很好，在我寫文章的那時，的確他在我幼小的心靈裏要佔一個位置，可是後來我發現了他的思想是與我分道揚鑣的，於是朋友的關係就從此斷絕了。

這的確完全可以代表我那時의思想和苦悶。爲了母親的愛我和我的愛她，我只想到自殺而不忍遠走高飛。我知道如果向家裏提出離婚，是萬萬辦不到的事，除了走，就只有死的一途。但同時又感到這樣犧牲，是沒有意義無代價的，秋萍的話，正是我自己的矛盾！我在情感與理智的交戰中過了數年的生活，以前還不要緊，到後來家裏逼着我一九二六的冬天一定要我回去完婚的時候，我更

墮入了苦海。但最後還是理智得着了勝利，我終於在發表那文章的第二天便離開了長沙，走到武昌，投身革命的洪爐——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去了。

我在這時除了出發時的從軍日記而外，還有以前寫的五六篇關於學校生活及婦女運動方面的文字，這些是發表在革命婦女上面的，現在自然找不到了。

爲了生活而寫的短文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至少我有十餘萬字，但從來沒有用過我的名字發表，到現在也找不到了，（因我生平寫東西不留底稿的！）只有幾節與我的生活直接有關係的文字，我從報紙或雜誌上剪下來了。

一頁日記，雖然是那麼簡單而平凡，但是親愛的讀者諸君，請不要忽略了我的深刻的悲哀！那時我除了自己在女師大上課外，還要參加幾個文化團體的工作。每天忙個要死，到晚上兩三點鐘還在點着臘燭寫文章，或看理論方面的書。爲了生活的不能維持，（讀者諸君想已知道我那時是維持幾個

人的生活呵!)兩個朋友讓出自己的功課給我教。我最初去大中中學,得到的印象是如此令我悲哀,第二天去安徽中學就比較好了一點,因為我有了新的希望,我覺得和純潔,活潑,天真,有血氣,勇敢的青年們在一塊生活,是有特別的興趣和意義的,我幫助他們成立讀書社,組織圖書館,以後不但沒有苦悶,反而覺得教書是有趣的事情了。

那時雖在一種苦與樂的混合生活之下,却也常常想起我幾年來沒有寫信給她的母親,望斷天涯兒不歸,正是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寫的。發表在北平民國日報的副刊上,編輯是位認識不久的朋友張君,他因此得了‘過激’的罪名而撤職了,其實這還是封很情感的信呢。

紀念我們的七姊子,比較寫得太亂而且太長,但這要聲明的,因為不是一次寫完的,所以結構比較複雜,全文沒有統一的精神,因為環境的關係對於她的‘偉大’處也不能描寫,只是記下了一筆瑣碎的帳,這不但對不起七姊子,對不起讀者諸君,

同時也對不起我寫這篇的初衷！

‘姪子’即孩子，是我們湖南的語尾，尤其在長沙盛行，三哥就是我，因為我在七個人中是行三，我不高興人家叫我姊姊妹妹，所以她們都叫我哥哥，爲了這我的三哥曾寫信和我辯論，他說男女平等決不是指形式而言，明明是女的爲什麼要做男子呢？

其實我並不是要在男女的稱呼上爭平等，而是我自幼就喜歡人家叫我男孩子的原故。

星期六的晚上在我自己讀來是一篇很深刻而有趣味的文字。筱和雲都是我的好朋友，因為我們常在一塊的關係，也有人笑過我們是“三角”，其實我們要不是爲了工作的原故，也決不會好到這個地步的。

她們都是很天真的孩子，雲和我同寢室，她的床和我的對面，早晨和晚間總要叫無數聲“兵哥，兵哥”！我們常常因了沒有錢而措廚房的油，明明兩個人吃了兩碗半飯，但總說只吃一碗，一碗稀飯

。有時炒一角小洋的香干炒雪裏紅我們要吃兩三天。比這更苦的生活也過過，記得有次買六個銅板的烤紅薯吃三個人，但我們並不覺得苦，因為知道還有比我們更苦萬倍的人，而何況我們經常的生活並不是每天如此窮的。

筱是可愛而又可恨的玩皮孩子，她常常叫我“小鬼，”手掌打人特別痛，我和雲都不敢和她鬧，爲的怕她打，她和我在許多朋友中算是理智最強的人，但那晚居然也如此纏綿多情起來了。梅姑娘就是鳳城，我那時雖然很愛他，每次接到他的幾個字的信總要讀好幾遍才罷手。但一想到我應該一心一意努力工作，于是自然而然地不想做玫瑰色的夢了。由這篇文章裏可以看到我的工作情緒的緊張！那時正患着失眠病，但是我感謝失眠給我做了許多白天未完的工作。

學校裏平時寢室不開燈，大家都在自習室。睡鈴搖了之後，只有十五分鐘是亮的，獨有星期六電燈從七點到十二點都是亮的，但也不過亮到十

二點而已。爲了我偷着去開電燈的機關，也曾受過訓育主任的責罵，也曾觸過電全身麻木，唉！在那時我是多麼可憐呵，爲了生活和工作，我竟勞碌得憔悴不堪了！

二兩猪油是一九三〇年寫的。因爲上面的窮，與星期六的晚上有關係，我將牠編在一塊了，這是要特別聲明的。

“三八”過了之後，我便離開北平了，我永遠忘不了走時的匆忙，以及五六位好友爲我當衣服，借錢籌備旅費的一幕別離慘劇，至於爲什麼我要離開北平？這只有我自己和那些與我極親近的朋友才知道。

在武昌我將近住了一月，每天只是看看書寫寫文章賣幾個錢以維持生活。後來因了三哥的勸我回家，而我也覺得有回去一次的必要，于是我走上了湘鄂道上了，那時我不免帶有一點點悲觀的色采，但這只是一時的，而且也只有在這篇文字裏表現了一下，我是爲了受的打擊太大，而又有苦說

不出，所以才感到：“我對一切沒有希望，對人生沒有留戀。”這的確是我的一個短時的苦悶時期。我知道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地黑暗，一樣地不自由，不能生活，除非在我們的世界裏。明知這世界需要我們自己去創造，努力去實現，但小布爾喬亞的根性，還沒有完全去掉，因此傷感也很容易鑽進我的腦海來。

在麓山整整地住了一個星期，麓山掇拾便是在那時寫成的。這東西曾用芙英的名字在讀書月刊上發表過，想必大多數的讀者們都看到了。奇怪，這東西居然也有幾位朋友說我寫得好，其實天知道我是多麼感到大大的慚愧呵！我過了一星期的浪漫詩人似的生活，我和朋友們喝酒，“高歌悠游於山水之間，’我只是寫些開玩笑報告山居生活如何好如何好的信，每天除了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外什麼都不想。這樣的浪漫的頹廢的生活，與在北平時比較起來，簡直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了。本來我不想再收集在這里，但這正是部紀

念我過去的東西，而且有些描寫自然美景的文字還勉強值得一看，所以我放進去了，主要的是我爲了紀念死去了的二哥才去麓山住，才產生這幾篇東西。因此覺得有保存的必要。

海上孤鴻是我去北平取行李在煙台發給鳳城的信，因爲受了帝國主義走狗的侮辱，所以我發了一大篇牢騷。本來還有兩三封可以一併發表的，因我懶得整理，也只好作罷。

回到上海我又有個極短的時間沉在感情的苦海裏了！理智和感情衝突得特別厲害，我一生無論做事，說話，寫文章都是純潔，坦白赤裸裸的，因此偉大的前程便在理智與情感的衝突極尖銳化的時候產生了，這樣熱情的文字，在我的作品中很難找到，爲了珍重牠起見我特把牠收集在這兒。

本來我是要去南方的，後來爲了種種事實問題，只得改去日本。

在東京我的革命的情緒特別高漲，正如在參觀普羅詩展後的感想中所說，我活躍起來了（此文

已由日本的善羅作家藤枝丈夫譯成日文發表在普羅詩刊二三期上)朋友們看了重上征途，當然可以想到我那時的生活是如何緊張。這封信幸而我要求那位朋友交給我保存，不然，早已沒有了。可憐她此時還在過着“鐵窗”的生活，如果能見到這信，又不知她做何感想。

對面的鄰居是我初從東京回來第一篇寫的東西，那時和竹塹談那個女人，恨她，討厭她，但到最後因了她的失蹤而同情她，這是很自然的事，有位朋友笑我這篇東西有點人道主義的傾向，我笑着回答她：

“根本這不是篇革命的文字，連人道主義都談不到，不過好玩而已。”

獻給我夢裏的莉妹是我和城的生活中的一斷片，莉妹就是指他。我的確是個奇怪的女子，無論在怎樣快樂和幸福的生活裏我總感到人生是苦痛的！悲劇的！爲了這篇短東西我自己覺得還可以，所以放在書的最後，其實這樣寫情的文字在我的

所有作品中也是很少見的！

最後，我應當特別感激城！沒有他，這部東西早已被我毀掉了！以前的留下，是爲了想留點生命史上的痕跡，但後來我又覺得可以不必，過去的就讓牠過去好了，何必保存？但城說：“過去有過去的價值，既是生命史上的殘痕，爲什麼不珍重地將牠保存，而況在這短短的散文裏，可以看出你的熱情，你的思想，你的過去的生活和你的人生觀。”

因此，我勇敢地將牠發表了，只是使我有遺恨的，關於紀念二哥的文字始終沒有好好地寫過一篇，不過我和三哥正在想收集他的遺著出全集，到那時也許可以忍住悲哀，含着淚寫點紀念他的東西吧？

嚕哩嚕嚨的話已經說了不少了，但我最後要說句使讀者諸君聽了高興的話，這部東西是結束我過去生活的一斷，也是獻給我死去了的二哥的紀念，從此我將努力創造文學的新生命，再不掙扎在自我的小天地中了！

冰瑩一九三二，六，十七下午五時于上海

